

# 现代文学作品选

(小说)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学组

一九七二年三月

## 目 录

- 新来的老大·····张道余 张正余 (1)
- 育秧人·····章伟文 (25)
- 阿 勇·····胡惠英 (34)
- 红松村的故事·····黄辅民 (56)
- 新的高度·····魏虹宪 (76)

# 新来的老大

张道余 张正余

## 一

东海边上，有一个金山湾渔业大队。这个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坚持以革命统帅生产，政治统帅业务，捉起鱼来，汛汛丰收，年年增产。“海龙王”的钥匙好象是他们掌管似的。特别是七一五号这对机帆船，更是全大队先进单位，他们思想好、风格高，每汛鱼捉完，总比兄弟船多捉三、四百担，因此，队里的这面先进循环红旗，象生了根一样，一直在七一五号的主桅上迎风飘扬。

但是，今年秋汛一结束，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七一五号却比七一七号少捉了三、四百担，其他兄弟船队也都赶了上来。有几对船比他们只少捉了几十担。这面先进循环红旗就从七一五号的主桅上升到了七一七号的主桅上了。七一五号全体船员认为：保不住先进红旗是小事，少捉鱼、对国家贡献小却是大事。为此，在冬汛捉带鱼出海之前，他们特地举办了“鼓干劲，找差距，夺高产”的毛泽东思想专题学习班，又专门派人到七一七号和其他兄弟船上去取经，认真总结经

验，克服自满情绪，以便在冬汛捕捉带鱼中吸取教训，为革命多捕鱼。可是，在这节骨眼上，原来的老大，又因患严重的关节炎，进医院治疗去了。大伙儿认为兵勇靠将领，捉鱼没有老大是不行的。于是联名打了个报告，要求领导上尽快派一个新老大来接替工作。领导上考虑了全局，为了实现渔业新跃进，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新来的老大是谁？便成了七一五号全体船员议论的中心了。

“千差距，万差距，咱们船赶不上七一七，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比人家差。我看，新来的老大肯定是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机师阿金颇有把握地说。

“那还用说，新来的老大肯定是思想好，技术过硬，上知天文幻变，下知鱼情海况，能上得来、下得去，观四面、听八方，什么时候下网，什么时候起网，放几托水头，拴多少压石，都能熟如指掌，了如明目。这样的老大一来，再加上大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嗨，来个新的跃进，保证没有问题。”矮墩墩，胖呼呼，两眼圆鼓鼓的阿发天真地说。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七一五号虽然比不上七一七，但也是一船之下，百船之上，难道能把七一七上的名老大‘活海图’调到我们船上来？”满脸络腮胡子，一直坐在前甲板上“巴达巴达”抽烟的出网师阿兴语气沉重地说。

“阿兴叔，话也不能这样说，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许许多多思想好，技术过硬的新老大，你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海老虎阿荣顶了一句。

“我这种说法不对？”阿兴瞪着眼睛问，“那末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为什么还有先进与后进之分？”

“先进与后进是永远存在的。咱们船从先进变成了后进，主要的问题是咱们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有了点成绩，就自满起来，结果后退了。”

阿兴听见他说得有理，也就不吭声了。

“光当咣当”的海浪撞击声代替了大家的争论。几只海鸥从远处飞来，低低地掠过船顶，发出几声清脆的叫声，似乎在向船员问好。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去理睬它。海鸥讨了个没趣，只得拍拍雪白的翅膀，向远方飞去。船上又恢复一片寂静。

大汛满舱金，小汛满舱银，渔汛不等人。海上的风刮了三天，七一五号全体船员盼望新老大来，也盼望了三天，眼看没几天就要出海，可是新老大的影子还没有看见，真是急煞人！海老虎阿荣特地跑到大队部打听消息，可是支部书记老周却慢条斯理地说：“急啥，有米不怕晏饭，有盐不怕鱼烂，支部还在研究，保证不误你们出海！”

海老虎听老周这样说，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一回头，“蹬蹬蹬”地跑到大队文艺宣传队里借了套锣鼓，“匡郎”一声，往肩上一背，又“蹬蹬蹬”地向七一五跑去。

这一天，七一五全体船员准备欢迎新来的老大，“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敲得十分热烈，出网师阿兴也飞舞着两根粗大的鼓槌使劲地敲着。

将近晌午时分，老周陪着新老大来了，大伙赶忙迎了上去，锣鼓也敲得更加热烈了。可是走到眼前一看，新来的老大却是一个过了年才满廿八岁的小伙子。出网师阿兴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怎么左盼右盼，盼来个毛孩子当老大？这时，他手里的两根鼓槌也不自觉地停了下来，铿锵有力的锣

鼓声也变成了单调的“七咚七咚”的声音。

出网师阿兴放下鼓槌，拉了拉老周的衣角到一旁说：“周书记，行船靠老大，捉鱼靠技术，阿海这孩子冲冲杀杀倒还可以，叫他当七一五的老大能行吗？”

“阿兴叔，行船、捉鱼要靠毛泽东思想，靠群众同心协力，再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是共产党员，七一七号上的副老大，是‘活海图’一手培养起来的，经过大队支部再三研究，才把他调来。怎么，你们不欢迎？不欢迎再叫他回去吧！”老周打趣地说。

关于阿海的情况，出网师阿兴完全熟悉的。原来，他俩是叔侄关系。阿海的父亲和出网师阿兴是远房兄弟，解放前同一条船上捉鱼，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那年冬汛，捉带鱼一直捉到腊月廿四。有一天，潮水起白沫，海鸥成群飞，海上刮起了七、八级西北风，可渔霸为了多捉风前鱼，硬是不准收网返航，结果，渔船漂入了白浪礁，在横浪口上触礁沉船，全船十六个人，除了阿兴和一个渔民死里逃生外，全都葬身鱼腹。打这以后，阿兴帮助了堂嫂子，终于把阿海拉扯成人。解放后，阿海读了几年书，便跟阿兴出海捕鱼，这孩子从小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思想好，劳动好，没几年，便被提拔到七一七号船当机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阿海更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他是队里造反派的头头，始终冲杀在斗争的前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队里个个称赞阿海有出息。作为堂叔的出网师阿兴当然从心底里欢喜。不过，这次听说阿海要来担任七一五号的老大，心里不免担忧起来，现在听老周这样说，便走到甲板上。他又仔细地端详

起阿海，只见阿海浑圆的腰板，粗壮的臂膊，黑油油的脸蛋，浓密密的眉毛，鱿鱼蛋似的大眼睛。他们是经常见面的，可是今天站在眼前的好象不是阿海，而是阿海的父亲。

阿兴从头到脚地在打量阿海，阿海倒毫无拘束地、爽朗地说：

“阿叔，这次到七一五号上来，我要好好地向大伙儿学习！”

“阿海，先熟悉熟悉船上的情况吧，再过几天就要出海啦！”

阿兴说完，就把阿金、阿发、阿荣、小陈……以及他们的职务逐个介绍给新老大阿海。

其实，从穿开裆裤就混在一起的脚碰脚的兄弟，根本用不着再介绍，这样一来，反倒使大家拘束起来了。老周在一旁忍不住笑了出来，风趣地说：

“你们虽然都是远洋船，不常见面，可每年碰头至少也有三、五次，还介绍什么？真是吃咸鱼蘸酱油，多此一举。”

老周的话，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阿金、阿发、阿荣等一窝蜂似地拉住新老大阿海的手，连扯带拖地把他拉到船舱里，嘻嘻哈哈的笑声洋溢着整个七一五号机船。

## 二

新老大阿海到七一五号几天之后，队里召开了冬汛出海誓师大会。简陋的会场里挤满了人，雪亮的“小太阳”悬挂在会场的中心，虽然已是深秋，但会场里却是热气腾腾。

趁大会未开始，阿海把七一五号全体船员召集在一起。他领着大伙儿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教导，又把昨晚党小组讨论的生产指标作了认真研究……

大会开始时，支部书记首先传达了上级渔业指挥部关于今年冬汛捕捉带鱼的指示，然后根据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具体地布置了每对船的任务。紧接着就是每对船表决心，订措施，搞竞赛。

会场里顿时沸腾起来。有的说，我们保证二千七，有的说，我们保证二千八！也有的说，为实现党的九大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在渔业上来一个更新的跃进，保证捉三千担！在这群情振奋，意气风发的时刻，七一七号老大“活海图”在一片掌声中雄赳赳地跑上主席台，左手往腰里一叉，右手朝前有力地一挥，放开他那铜钟般的声音，响亮地说：

“脚踏船头，放眼世界，多捉鱼虾，支援国家。我们七一七号全体渔民保证冬汛捉三千五百担带鱼，以跃进的步伐，跨进七十年代第二个春天！”

“活海图”话音未绝，全场顿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向七一七号学习！”

“向七一七号致敬！”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我们向七一七号展开竞赛！”会场里突然跳出一个小伙子来，通通通地跑上主席台，大声地说。

会场里霎时又静了下来，眼光都不约而同地向这个小伙子望去。只见这个小伙子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不慌不忙地说：

“七一七号保证捉三千五，刚才我们大伙儿一合计，保证完成三千八百担！”

“三千八百担？！”周书记插上来说，“你有什么措施？”

“行船靠毛泽东思想，捉鱼靠群众的力量！我们七一五号全体船员团结一条心，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革命加拚命，苦干加巧干，保证完成三千八！”

简短的词句，生动的语言，响当当，硬梆梆，落地铿锵。新老大阿海说完，用眼光征求一下支部书记和“活海图”的意见，然后大声地问：

“七一五号全体船员有没有决心？”

“有！”

会场里又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 三

三天大风好象把天上的云彩都吹光了，蔚蓝色的天空镶满了千万颗宝石。东方开始吐白，银灰色的曙光冲破海面，象千万只水银灯在渐渐地升起。海面上飘来一层纱幕似的薄雾。薄雾漂过渔船，穿过群山。忽然一阵微风吹来，把薄雾吹成了一丝一缕的纱带，再过几分钟，好象生了脚似地溜了。

海面又清晰起来。碧蓝碧蓝的海水开始被火红色的朝霞染红，紧挨着，火球般的朝阳从东海的水平线渐渐升起，一霎间，火球喷薄而出，跃出水面，发出万道金光。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渔船上传来了时代的最强音。一天新的战斗开始了。

七一五号奔驰在全队的最前列。它象一把锋利的剑，劈开迎面扑来的浪花，勇往直前。然而浪花又象顽皮的孩子，一下子躲闪在船侧两旁，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最后，它又汇集到船梢后面，铺成一条银色的带子，又象渔船织出的万丈白绒地毯，向前展开，展开，再展开。

甲板上，正在展开激烈的辩论。以海老虎阿荣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坚决支持党小组所提出的经过群众议论的三千八

百担的任务数；可是出网师阿兴却认为提出这个数字是飞机上吹喇叭——空响。新老大阿海这时正在认真地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

“以我的看法，要跃进，就得要有跃进的样子，事在人为，人家能三千五，我们拚一拚就一定能捉三千八百担！”海老虎阿荣有力地说。

“谁不想跃进？谁不想多捉鱼？可是我们去年一个冬汛只捉二千五，今年要捉三千八，人，仍旧是这几个人，网，仍旧是这几张网，七一七号‘活海图’是全县有名的名老大，也只订了三千五，而我们这几个毛孩子，难道比‘活海图’强？”出网师阿兴话里有话地说。

“正因为我们船上青年人多，朝气更应比七一七足！”阿发插上来说。

“朝气蓬勃只能说明干劲，可是这技术——这技术是硬梆梆的，是少不了的……”

新老大庄重地说：“冬汛能不能完成三千八百担带鱼的任务，这是关系到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在咱们机船能不能落实的问题。三千八百担，看起来任务很重，但我们只要想到为革命捕鱼，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大的风浪也能闯过去！”

新老大说到这里，停了停又对出网师阿兴说：“阿叔，捉鱼是需要技术，但首先得靠思想！人有红思想，船有高产量。解放前，我们的老一辈捉鱼有的是技术，但产量只有三、四百担，过的仍然是牛马生活！”

不等阿兴回答，新老大又接下去说：“阿叔，解放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民船改革，互助合作，又办起

了人民公社，生产工具从小木船变成了机帆船，从近洋生产到远洋生产，产量象竹笋出土，节节升高，这不是什么技术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是毛主席领导得好！……”

新老大说到这里，海老虎阿荣激动地插上来说：“对！如果单从技术上找差距，就是刘少奇‘技术挂帅’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

“对！思想红了，技术才能过硬，如果只迷信技术，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阿发说。

出网师阿兴听了新老大、阿荣、阿发的话，头脑里好象是一个沸腾的海洋，横一个“流毒”，竖一个“迷失方向”，象一把小镢头敲在他的脑门上，这时候，他觉得阿海这孩子不是一个平常的老大了，这几年来已大不一样了。新老大诚恳的态度，慎重的语气，有力的对比，简直使人没有辩解的余地，顿时，他对阿海有了新的看法，但他又想：嘴上说得蛮好，实际是否做得到呢？于是他干咳了两声，立起来说：

“人人都想多捉鱼，我希望一下子能捉到十万担，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到我们捉的鱼，这是咱们渔民最大的心愿，但是，理想要同实际结合起来，如果只有空头理论，没有实际行动，不但超不过七一七号，反而要变成牛皮大王！”

阿荣、阿发气得连头发根都竖了起来，跺着脚说：“哎，真是个促退派！”

#### 四

渔场上，千舟竞发万船追，一望无垠的海面上，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七一五号和他的畏船已经驶进渔场。观察员小陈，两眼

不断地盯住鱼探器的荧光屏。新老大阿海已经就位，双手紧紧地扶住舵柄，嘴里不断地喊着“左舵二十五”，“右舵十三”，机帆船象一匹驯服的骏马，随着新老大的指挥，驰骋在东海渔场上。

“发现鱼群！”观察员小陈惊喜地向新老大报告。

“继续观察。”新老大沉着地回答。

“继续发现鱼群，是大鱼群！”小陈急促而又激动地大声报告着。

忽然，甲板“砰砰砰”地响起来，随着这“砰砰”的响声，七一五号全体船员象从船舱里弹出来的一样，一忽儿都已站在甲板上，犹如十几根石柱，挺立在自己的岗位上。只要新老大发出“出网”的命令，四、五百公尺长的渔网，就象一道海上长城，倾泻在波涛滚滚的海里，成群的带鱼就会被逼地进入包围圈，新老大再说声“起网”，白花花的带鱼就会象沸腾的开水一样，在水中挣扎，跳跃，掀起阵阵浪花，一会儿就会躺在甲板上，船舱里……

可是，新老大阿海却不动声色，他没有下这道命令，他先踮起脚来向前了望海面，海面波涛滚滚，偶而有一、两条带鱼跃出水面；他又回头望望后面，只见千舟万船向南驶来，轰隆隆的机器声夹带着阵阵笑声，洋溢着社会主义渔民的无限喜悦。七一五号的畏船也发现了鱼群，打讯号要求靠拢出网。

“向指挥船汇报，发现大群鱼！”新老大阿海下了第一道命令。

阿发迅速地跳到信号台，把发现鱼群的信号旗急速地升上主桅。他敏捷地返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命令畏船，继续前进！”新新大下了第二道命令。

“命令畏船，继续前进！”阿发一边复述着，一边向畏船发出讯号。

“出网师！”

“到！”阿兴虽然思想比较守旧，但到了下网捉鱼的节骨眼上，他是毫不含糊地执行老大的命令，而且会十分出色地去完成任务。

“渔网准备好了没有？”

“一切准备完毕，只等出网！”

“好。”新老大赞扬着。他的话音未了，船员们早已把网带、泥匙、浮竹、压石都拿在手里，准备出网。可是出乎意料之外，新老大回头望了望长龙似的船队，却果断地发出了第三道命令：“七一五号全体船员，继续休息！”同时向机舱室命令：“全速前进！”

机帆船前进的速度更快了，一个个浪头把船抛上抛下，好象一只海上摇篮。船员们毫不犹豫地执行了新老大的命令，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只有出网师阿兴瞪着疑惑的眼睛问道：

“阿海，送到嘴边的肉不吃，你打的是什么算盘？”

新老大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出了个题目反问他：

“阿叔你算算，三千八百数字大，还是三千八百万的数字大？”

阿兴接着说：“当然是三千八百万大！”

“再算算，七一五大，还是七亿五大？”

“这连三岁小孩都会算，你……葫芦里卖的啥药呀？”阿兴按捺不住，大声地叫了起来。

“阿叔！”新老大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脚踏七一五，要牢记全国有七亿五，看到自己的任务三千八，就要想到全渔场近万对船的三千八百万担，如果站在七一五，只看到咱们的三千八百担的任务，在这里出下四、五百公尺长的渔网，就要影响后面上来的渔船，我们放着这里的鱼不捉，目的是让大家捉到更多的鱼！”

“阿海！”绝大部分船员随即激动地说，“咱们应该这样，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渔民就要有这样宽阔的胸怀！”

可是，出网师阿兴却叽咕着说：“张不满海里的网，捉不完水里的鱼，阿海，你们这样干，我想不通！”

## 五

夕阳西斜，晚霞掩空，离天黑只有几个小时了。七一五号在渔场上兜了几个圈子后，才开始下网。网头还算可以，一网能捉到几十担。七一五号全体船员正在趁这仅有的几个小时里，争取多下一网，多捕几担带鱼，甲板上龙腾虎跃，热闹非凡。可是新老大阿海却紧皱双眉，眼望着金波跳跃的海面，心里好象有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在折腾着他。随着太阳的西沉，新老大的脸色也越绷越紧。

夜幕已经来临，渔场上“万家灯火一齐明”。七一五号拉起最后一网，可怜得很，只有七、八条又小又瘦的带鱼，显然，再下网是白费力气了。新老大便招呼畏船靠拢，抛锚休息。可大伙儿却自动聚集在一起，议论着。

呼啸的海浪，此起彼伏地喧腾着，银灰色的海上奇景，使新老大的心更加烦躁起来。为什么白天能捉到三、四十担网头，到晚上却捉不到带鱼呢？为什么白天鱼群很好，到晚

上鱼群全部不见了呢？难道带鱼真的游得比飞机快，一下子都逃出了渔场？可是第二天又从什么地方聚拢过来的呢？

为什么？一系列问题在他的心里翻腾起来，阿海习惯地从口袋里摸出《毛主席语录》，趁着主桅上的灯光，认真地阅读起来。他读着读着，心想：群众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对，为什么不请教群众呢？于是，他顾不得一天的疲劳，高兴地翻身跳入船舱。

新老大走到阿兴面前，亲热地叫了声“阿叔”，然后坐在他面前，诚恳地问：

“阿叔，为啥白天鱼发很好，有几十担网头，到晚上却捉不到呢？”

“老话不是说‘带鱼是神仙，夜行十万八千里’吗？”阿兴不耐烦地说。

“那第二天的带鱼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新老大又问。

“这……这反正是几十年的老规矩，白天捉鱼，晚上睡觉，第二天鱼从那里来，我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新老大阿海提出这个有趣的问题，引起了全体船员的注意。海老虎阿荣一骨碌从铺上爬起来说：“这的确是个问题，为啥月亮天能捉到一些鱼，月暗就捉不到？为啥气温高，鱼就捉得多，气温低捉起来就少呢？”

观察员小陈也插嘴说：“这的确是怪事，鱼探器的荧光屏上，明明有鱼群的影子，可是一下网为啥捉不到呢？”

“我看这是一个谜，如果我们能够解开这个谜，全渔场就能为国家增产更多的鲜鱼！”新老大认真地说。

“我们一定要解开这个谜。”

“别说空话了，只要白天认认真真的捉鱼，就蛮好了，别去想那些根本办不到的事！一只手只能捉一只蟹，捉两只蟹就要被蟹咬。”阿兴的语调包含着教训的味道。

“阿叔，我们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如果把两只蟹一起捉起来不是更好吗？”

“我也希望这样，可是一手捉两只蟹就要被蟹咬！”

“为什么不行呢？我们用绳子把蟹扎起来，用鱼篮把蟹装起来，一只手不但可以捉两只蟹，而且还能捉几百只哩！”

“这……这同捉带鱼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叫辩证法！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那来这么多大道理！”

“事实就是这样嘛。你不晓得鱼群夜间生活的规律，当然捕不到鱼；但一经把这个活动规律掌握了，为什么就不可以在夜里捕鱼？还是开个调查会吧，先听听群众的意见，你说？”

“开船员会我没有意见，不过……我反对蛮干！”

船员会就在甲板上召开，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夜里带鱼的动向。观察员小陈若有所思地说：

“阿海，根据情况分析，带鱼可能有趋光性和趋暖性，白天温度高，鱼群活动比较浅，所以捉起来就多，晚上水温低，带鱼就沉到深水去了，由于渔网水头放得浅，所以捉起来就少了。”

“对！”机师阿金高兴地跳起来说，“我建议出夜网，原来放四十公尺水头，现在再增加它二十公尺，或者三十公尺，这样捉起来鱼肯定会多……”

阿金还未说完，新老大阿海连忙接上来说：“加多了多



水头，压石不增加，渔网仍旧不能沉入水底，我看再增加一半压石，使渔网能够达到一定的深度，这样就更有把握！”

大家一听，都说这个办法好。海老虎阿荣最性急，未等大家讲完，就立起身来准备去拴压石。可是出网师阿兴却霍地站起来大声地说：

“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为啥？”大家不约而同地问。

“大家对夜间带鱼游动的分析，我是赞成的，可是，自古海底无平地，你们把网加深水头，如果在海底碰上了礁石，不是捉蟹不着反惹蟹咬吗？这不是玩的！”

“我们是在搞试验嘛！”海老虎不耐烦地说。

“搞试验也不能乱来，我是出网师，有权把集体的财产管好！如果你们说不出道理来，谁也不准动我的网！”阿兴火了起来，随手抓住身旁的渔网，好象人家马上要抢走了渔网似的。

“阿叔，”新老大耐心地说：“你对集体的关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可是，我们为了革命多捕鱼，大伙儿都在献计献策，你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这退堂鼓可不能打呀！”

“我打退堂鼓？”阿兴生气地说：“我问你，我那一次出网落在别人后头？那一样生活少做了？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要多哩！我是说，你们这样做有没有科学根据？”

“要说科学根据，刚才大伙儿的议论，也没有离开咱们生产斗争的实践。根据海图标明，这里渔场水深有八十多公尺，除了白浪礁以外，一般无明显暗礁，如果我们放七十公尺水头，减掉船的拖力，离海底最起码还有二十公尺，我看，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危险。”